

格林童话的百年中译与传播

张素玫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格林童话在中国的译介出版已历经 100 余年,随着中国社会传播环境的百年变迁,格林童话经历了一番跌宕起伏的中国命运:晚清至 1930 年代的第一次译介高峰,1940 至 1970 年代的译介低谷,1980 年代至新世纪的出版热潮。格林童话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历程不仅让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独特印记,也见证了中国百年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格林童话;译介;出版;传播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8)06-0104-09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Grimm Fairy Tales in China

ZHANG Su-m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 Communications, Hu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Grimm Fairy Tales has gone through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in China.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circumstance in China, Grimm Fairy Tales had been through several unpeaceful stages: the first summit of its diffusion in the period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1930s, the low valley of it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70s, and the reborn and flourished from the 1980s to new century. The process of its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n China not only left a specially mark with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but also witness the changes of Chinese culture in a hundred years.

Key words: Grimm Fairy Tale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publication; dissemination

格林童话原名《儿童与家庭童话集》(*Kinder- und Hausmärchen*),由德国的雅科布·格林(Jakob 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兄弟花费 40 余年时间(1812—1857)搜集民间童话整编而成。初版之后(初版 2 卷,1812 年出版第 1 卷,1815 年出版第 2 卷),又经格林兄弟之手做了多次版本修订(参见张素玫《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3 年第 6 期),将原初粗糙简陋的民间口述故事演变为优美动人的阅读童话,深受孩童乃至成人的喜爱,成为“世界三大经典童话”之一,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至今已有 200 多年。

格林童话在中国的译介流传也已有 100 多年。中国社会从百年前晚清的文言时代到当今的多媒体语境,经历了历史巨变:废除帝制、国民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反五反”、文化革命、改革开放……。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更替的是格林童话中译流传中变幻多端的传播环境。这一传播环境与格林童话的中国命运紧紧纠缠,演绎出一番独特的格林童话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历程,亦使格林童话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留下了独特印记。由此,格林童话不仅成为见证中国百年文化沉浮的鲜明范例,在中国的传播际遇也力证了格林童话超越时空、超越民族的经典

收稿日期:2018-08-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10&ZD1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素玫(1974—),女,浙江杭州人,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文学传播。

魅力。

一、晚清至 1930 年代:格林童话的早期译介与第一次传播高峰

从 19 世纪下半叶起,国门大开的近代中国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各种西方文化,这种“西学大盛”的环境催生了译介西方文学作品的热潮,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的格林童话也进入了中国译介者的视野。

格林童话最早的中译版本见于 1903 年由上海清华书局印行的《新庵谐译》为两卷线装本,译者周桂笙。这部“晚清时期的第一部童话集”^[1],其卷二辑录有《狼羊复仇》《熊皮》《乐师》和《蛤蟆太子》等格林童话。如同晚清时期译介域外作品的文言译法,这些童话皆以文言形式译出。周桂笙在《自序》中称其译文是弃“庄语”用“谐词”,从吴趼人所出的“泰西小说”中“择其解颐者”译出,故将译文集称为“谐译”。周桂笙试图以“谐译”来保留原作的童话本色,但其文言译法,实在有违童话平易活泼的本性,“况且童话的特点,就在于小儿说话一般的文章,现在他用古文腔调说起来,弄得一点生趣也没有了。”^[2]不过作为外国童话作品最早的中译本,《新庵谐译》第一次在中国青少年面前“展示出域外民族瑰丽奇幻的神话与童话的境界”^[3],向中国读者展现出一个格林童话的世界。

“时谐”译本是格林童话另一早期的文言译本。1909 至 1910 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接连刊载了一些以文言翻译的格林童话,目录里没有给出童话的具体篇目,也没有注明译者,而是以“时谐”的标题统一冠名。之后的 1915 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说部丛书》里,有“时谐”系列,翻译了共五六十篇格林童话。“时谐”译本可说是格林童话的专集译本,“但是书名不标明童话,又是文义深奥,因此儿童每每得不着这书看,这实是件憾事!”^[4]

两部早期的文言译本皆以“谐”为题译介格林童话,可见当时译介者对格林童话的认知——视其为供市民消遣的谐趣文学,以其趣味性来娱乐世俗大众,而儿童并没有被作为这些译文的目标读者,就如其“古文腔调”的文言形式也难以让儿童接近一样。由于当时的书面文体与大众口语严重脱离,文言体的格林童话译本也无法让更多的民众以及儿童接受,加上其发行量小,阅读面不大,在当时产生的影响较为有限,但它们所具有的开拓意义却无可否认。

这个时期,上海的许多报刊也纷纷开始译介刊载格林童话的一些篇目,如《申报》《空中语》《礼拜六》《妇女日报》等^①。孙毓修大约在同一时期主编的系列丛书《童话》(上海商务印书馆 1909—1920),译介编撰了数量颇多的外国童话故事,既有格林童话,也有安徒生、贝洛尔等人的童话。该丛书先后译介了《大拇指》等 8 篇格林童话^②。这套《童话》丛书在格林童话的译介史和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意义重大。首先,“童话”一词被视为儿童文学的体裁用语最先使用在了对西方儿童读物的译介中,自此在中国文学中就有了“童话”的称谓^③。其次,初步确立了儿童文学的自觉意识,孙毓修明确表明《童话》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儿童,他认为欧美人因有专事研究儿童审美心理者,本着教育中国儿童的意图,孙毓修编辑了这套“取自域外”的《童话》丛书,在编辑中,他还根据儿童年龄的不同分类选择适应其心智特点的内容。孙毓修表现出的这种自觉的儿童文学意识,也由此被茅盾

105

①有上海《申报》1911 年 12 月 18 日在“短篇神怪”的“自由谈”栏目内刊登的德国“格雷美”著、野民译的《宫花棘》,上海《空中语》1915 年刊登的江老老(原名俞铿)和莹如译的《玫瑰女》,上海《礼拜六》1915 年 4 月 3 日第 44 期登载的小草译的《万能医生》(今译《万能博士》),(参见高婧硕士论文《德语童话的中国漫游》,华东师范大学 2010,第 13 页);上海《妇女日报》1916 年 8 月第 19 期登载的崔舜和雁秋译的《白雪公主与七矮人》,(参见伍红玉《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及其近代中译》,《德国研究》2006 年第 4 期)。

②分别是《大拇指》《三王子》《姊弟捉妖》《皮匠奇遇》《三姊妹》《驴大哥》《蛙公主》《海斯交运》。(参见丘铸昌. 20 世纪初中国儿童文学园地里的译作[J]. 外国文学研究,2000(3))

③按照周作人的说法,“童话”这一名称是从日语中直接移植过来的。(参见赵景深《童话评论》,新文化书社,1934 年版。)

张素玫:格林童话的百年中译与传播

称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5]。孙毓修的编撰使格林童话首次作为儿童读物被中国儿童读者所接受,只是该丛书对包括格林童话在内的这些外国童话的译介,并不是忠实于原作的直译,而是经过了编译者“改头换面”的加工,语言文白混杂,且每一册的开头都加入了训诫说教之语,以致“易引起儿童的厌恶”,如赵景深谈及自己当年的阅读体会:“我幼时看孙毓修的《童话》,第一二页总是不看的,他那些圣经贤传的大道理,不但看不懂,就是懂也不愿去看。”^[2]

五四时期(1917—1927)中国经历了新旧文化更替的文化巨变,在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影响下,儿童教育观念逐渐兴起,儿童文学运动也蓬勃展开,“五四文坛一旦认识到儿童文学的特点及其价值,便如饥似渴地汲取,广取博收地译介。”^[6]周作人、赵景深、郑振铎等积极从事儿童文学的研究、翻译及创作,郑振铎主编的《儿童文学》杂志也广纳“一切世界各国里的儿童文学材料”,同时白话文运动也改变着童话译本的语言及风格、面貌等。此番背景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时期格林童话的译介,20年代以来,格林童话的翻译不断增多,渐至达到了一个译介高潮。

1922年,上海崇文书局出版了黄潔如的《童话集》,其中收录了《补鞋匠和侏儒》《十二个跳舞的公主》《巨人的三根金发》等格林童话;1923年上海的《小说世界》副刊《民众文学》第9期刊载了安愚译的格林童话《猫鼠朋友》;北京的《晨报副刊》从1923年8月至1924年7月期间,共分5期分别刊载了干之、C. F.、芳信译的《小妖和鞋匠》《狐狸的尾巴》《十二兄弟》《圣母玛丽的孩子》《狼与七匹小羊》等格林童话^①。周作人也于此期间翻译了两篇格林童话,一是1923年7月24日《晨报副刊》刊载的“格林兄弟原述,作人译”的《稻草与煤与蚕豆》,另一为1923年8月28日也刊载于这部刊物的《大萝卜》,两篇皆由英文译本转译而来。这些译文已渐用白话语体取代了文言文体。

1925年8月,开封河南教育厅编译处刊行了王少明译的《格尔木童话集》,该本选取了《雪姑娘》《六个仆人》等10篇格林童话,书前附有译者的《格氏兄弟小史》。这是第一个从德语版直译的格林童话选译本,“该译本在语言和忠实度上都上了一个台阶”^[7]。在这一时期的格林童话译介普遍为英译本转译的情况下,王少明的直译本别具价值。

赵景深翻译的《格列姆童话集》(崇文书局1928),是国内首部格林童话单行本,共64页,包括《水神》《乌鸦》《秘密室》《十二弟兄》《熊皮》《妖怪和白熊》6篇格林童话,书前有一个详细介绍格林兄弟及其童话集的“译者序”,书中还附有插图。在“译者序”中,赵景深说明了他选译的6篇格林童话都是之前没有人译过的,且篇幅长短适宜,语言内容等都符合儿童的欣赏趣味,“体裁纯用白话,取其易懂;分量都分配得极匀,无过长过短之弊;短歌插在文里,尚为活泼有趣。”^[4]赵景深的译本体现出明显的儿童本位色彩,他在译后记里也谈及翻译格林童话的目的是“为了提供给儿童们一些读物”。当时致力于儿童文学翻译的赵景深,另写有一篇《格林兄弟传略》,在其中称格林童话为“教育童话”,肯定格林童话作为儿童文学所具有的教育价值,称格林兄弟选择童话的方法值得国人效法^[2]。

1928年5月,北京文化学社编译所出版了刘海蓬、杨钟健译的《德国童话集》,同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封熙乡译的《德国民间故事集》。两部书都选取了部分格林童话篇目,采用白话直译。与赵景深的译本一样,也是转译自英译本。这些译本扩大了格林童话在中国的影响,为格林童话的中国传播添薪助力。

从格林童话的诞生过程我们知道,格林兄弟编辑出版格林童话的本意是继承与发扬德意志民

①参见伍红玉《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及其近代中译》,德国研究,2006年第4期。

族文化遗产,唤醒民族文化意识,这使格林童话从来都不仅仅是儿童读物,而是具有着民俗学研究的学术价值^①。格林兄弟对德国民间童话的采集、整理与出版,积极推动了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继承流传,也促进了欧洲乃至全世界对民间童话的重视与发掘。

格林童话进入中国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学者很快看到了它的民俗学价值,在慨叹与格林童话“相见之晚”之余,周作人呼吁要像格林兄弟搜集民间故事那样搜集本国的民间素材,并从民间寻找可以提供给儿童的素材。“正是由于受到格林兄弟的启迪,周作人等开始注意汇集古代典籍记载的与未经著录但在民间流传的童话、传说,并作为精神启蒙与文学研究的材料。”^[6]一时间学者纷纷响应,倡导“仿德国《格林童话》之例”(郭沫若 1922),一场从征集本国民间童话开始的民间文学运动就此展开,从 1918 年一直持续到 1937 年。五四新文化学者借由这场民间文学运动,表达着他们的民族性诉求,以及以“平民文学”对抗守旧圣贤文化等新文化主张。

晚期到五四时期的格林童话译介传播,经历了由文言古文到白话现代文的形式更替,在转译本占据主体的情况下,也出现了译自德语版的直译本,虽然还未以完整清晰的面貌呈现于中国受众,但已深入人心,引发民众的兴趣。30 年代,格林童话的译介趋向繁荣,出现了更为成熟的译本。

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于 1930 年出版了谢颂羔编的《跳舞的公主》,收录格林童话 7 篇。上海开明书店于 1932 年出版陈骏翻译的《跛老人》,收录了 10 篇格林童话,卷首有顾均正的《格林童话故事集序》。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出版李宗法翻译的《格林姆童话》,共 4 册。北新书局于 1933 年出版了一套 14 册《格林童话集》,除第 11 册为李小峰所译外,其余 13 册均由赵景深翻译^②。

1934 年是格林童话中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此年推出翻译名家魏以新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译本共两册,据德国莱比锡“德国名著丛书”译成,收 211 篇童话,书前有《格林兄弟传》一文。魏以新译本是国内第一次依据德文全集版本翻译的格林童话中译本全集,除了忠实完整地传达了格林童话原作内容外,在译本的质量上也属上乘,译文明白晓畅,叙述生动有趣,“在语言和源语国文化蕴含的传送上,都远远超过前期译本,也是之后很难企及的榜样。”^[7]与早期译本以意译与译述为主的翻译方式相反,魏以新译本秉承“直译”的本色,“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8],还以其“老百姓活的语言”传达了童话的语言特质与风格。魏以新所译的《格林童话全集》一经出版便深受读者喜爱,至今依然是中国流传最广的格林童话经典译本。魏以新译本的出版代表着格林童话在中国的译介传播达到了一个顶峰,加快了格林童话在中国的传播发展。

107

之后,南京正中书局于 1936 年 9 月出版王少明所译的《三根小鸡毛》(内收 13 篇童话)、《小红帽》(内收 9 篇童话)、《草驴》(内收 11 篇童话)。此外,在民间文学运动中成立的中国现代第一个民间文学研究团体——歌谣研究会,创刊《歌谣周刊》,广泛收集歌谣、童话故事、神话、传说、风俗、方言等民俗学材料,从 1936 年至 1937 年间,前后翻译了 14 篇格林童话^③。

早期的译介热潮和诸多译本的出版,使格林童话在中国广为流传,只是这些译介大多存在两种情况:其一是浓重的转版痕迹,此时流传的格林童话译本基本是依据英文版本或日文版本转译而来,甚而某些译本的版本来源语焉不详;其二是选译本占据主体,在诸种译本中,绝大多数是对格林童话部分篇目的选译。这种状况下,格林童话在早期能够真实而完整地流传于中国,魏以新译自德

①参见张素玫《格林童话的诞生》,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2 年第 6 期。

②分别是《金雨》《银铃》《铜鼓》《铁箱》《海兔》《猛鹰》《鹅女》《乌鸦》《白蛇》《熊皮》《蓝光》《金孩》《月亮》。

③从 1936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19 日,及 1937 年 3 月 20 日到 23 日,由于道源翻译了第 21、15、16、20、26、31、50、45、53、34、44、51、60、136 号格林童话。(参见伍红玉《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及其近代中译》,德国研究,2006 年第 4 期)

张素玫:格林童话的百年中译与传播

语的全译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格林童话这一时期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也产生了不少影响,除了对五四时期民间文学运动的启发外,也启蒙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当时一些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如叶圣陶、张天翼等人,在他们的自传或创作谈里,都谈及了格林童话给予的激发和影响。

二、1940 至 1970 年代:格林童话的译介低谷与坎坷际遇

1940 至 1970 年代,是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时期。从革命战争的动荡岁月到阶级斗争、文化革命的政治语境,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几乎平静的时刻。格林童话在如此的传播环境下,必然遭遇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命运。

30 年代后期开始至整个 40 年代,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接连爆发,志士仁人纷纷投身于“革命与救亡”的政治运动。在翻译界,一方面是翻译作品数量锐减;另一方面则是翻译取向向政治化革命化转变。这种现象“不光存在于主流作品的翻译中,也进入了儿童文学的译介领域。”^[9]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观被革命观所置换,儿童文学的功能被视为配合时代需要培养儿童的反抗斗争精神,不再以儿童的个体成长为首要目标,“而输入‘革命’‘阶级’与‘救亡’的内容。”^[10]此阶段的格林童话译介受到中国社会局势变化影响,不免打上鲜明时代印记。例如中华书局在 1940 年出版的许达年的格林童话选译本《德国童话集》,译者于序言中表达在乱世中翻译童话的感慨与心境,希望孩子能从阅读强国少年阅读的童话开始,将来再研究强国的政治和经济。1940 年代的格林童话译介数量明显减弱,鲜有译作出版,直到 1948 年,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了范泉的《格林童话集》缩写本,根据英国伦敦哈拉泼书局出版的英语本《格林童话集》选辑译写而成。

108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被再次提出。学者们“重拾五四时期的热情来建设儿童文学事业”。1954 年第一次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召开,明确了我国文学翻译发展的方向,并加强了组织性和计划性,同时“儿童教育被提到了‘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地位”。在此氛围下,儿童读物的出版一片繁盛,格林童话与安徒生童话等被作为少年儿童的课外读物加以推荐,格林童话作为当时少儿图书出版的主要品种之一,在 50 年代的中国大陆再次出现了一股译介出版热潮。格林童话旧译本的重版与新译本的出版交替出现,版本类型也丰富多样化,除了不少格林童话单行本和选集本之外,各类单行本合集和全集都相继出版。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套 10 册由丰华瞻重译的《格林姆童话全集》(1951—1953),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丘陵译的《年青的巨人》(1954),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蟠翻译的《三兄弟》(1956),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寇清林译的《风雪老婆婆》(1956),其中丰华瞻译本转译自英译本,后三本均转译自俄译本。魏以新译自德文版的全译本《格林童话全集》于 1934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一直备受好评,商务印书馆于 1949 年再版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于 1959 年 9 月重新出版。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于 1956 年 10 月出版了插图版的《格林童话》,共三集,前两集译者为魏以新,第三集译者为张威廉。

丰华瞻据“经过删减的英译本”重译的《格林姆童话全集》,是 50 年代新出版的较重要的格林童话译本。这套丛书从 1951 年 10 月起开始陆续出版,至 1953 年 12 月出版完毕,每册均为单行本^①。译者丰华瞻作为漫画名家丰子恺之子的身份,令这套译本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特色——丰

①分别是《格林姆童话全集之一——青蛙王子》《格林姆童话全集之二——灰姑娘》《格林姆童话全集之三——大拇指》《格林姆童话全集之四——白雪公主》《格林姆童话全集之五——金鹅》《格林姆童话全集之六——生命水》《格林姆童话全集之七——蓝灯》《格林姆童话全集之八——铁汉斯》《格林姆童话全集之九——格利芬》《格林姆童话全集之十——海兔》。

子恺为全书绘制了 352 幅插图,包括每册书的封面。虽然丰子恺这些插画风格如人物造型、服饰等被评论为过于中国式,类似传统“绣像小说”的插画,而不相符于格林童话故事的西方背景,但这些插画也为全书增添了许多趣味,并由此建立起丰子恺与格林童话的关系,分别成为格林童话译介史和中国漫画史中的一段趣事。自初版后,这套书的每册在 50 年代都重印再版,最多的单册版次印数达到了第 7 版(《白雪公主》),最少的也有 3 版,可见这部格林童话译本的受欢迎程度。大概是因为转译本先天不足的缘故,这套译本在 50 年代后没有再流传下去,如今已很难觅得。

短暂的出版热潮没能阻止降临于格林童话的噩运。50、60 年代国内的阶级斗争浪潮使来自“帝国主义”的格林童话很快成为被批判的标靶。1952 年 3 月,出版总署的翻译专业刊物《翻译通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施以的格林童话批评文章:《“格林姆童话集”是有毒素的》,认为格林童话故事充满有害下一代的毒素,不应该出版等等。这篇充满阶级批判的文章是典型的时代产物,是《翻译通报》为了配合当时的“三反”运动在翻译界进行斗争的其中一例,有着浓郁的政治背景。在 50 年代初期政治环境还未极端化的背景下,该文章“对古典著作采取的粗暴的态度”,很快招致了“反批评”。先是 1952 年 7 月 3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正确地发挥书评的作用》的简评,批评该文章的错误观点,之后 7 月的《翻译通报》发表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格林姆童话〉的价值》,就 3 月号对格林童话的批评提出了反批评,同时发表了编辑部的检讨,重新肯定了格林童话。这场针对格林童话的政治化批判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辩驳和批评。学者周作人在这一年写了一篇《童话的翻译问题》(未刊稿),从学术专业角度对格林童话被批判中引起误解的问题进行解疑,同时肯定了《人民日报》为格林童话的正名。何其芳在八年后的文章《正确对待遗产,创造新时代的文学》中,称《翻译通报》这次对格林童话的批判是“简单粗暴地否定历史遗产的做法”^①。

格林童话遭遇的第一次批判有幸得到“拨乱反正”,但 60 年代降临的第二次更严重的批判,则使格林童话就此陷入“绝境”。1964 年第 12 期《人民教育》刊登了一篇署名张铁民的文章《〈格林童话〉宣扬了什么?》,文章指出,虽然格林童话写了“被损害者”的不幸遭遇,比如《灰姑娘》中受继母虐待的灰姑娘、《蜂王》中被兄弟嘲笑的蠢儿王子,但是最后那些来自不同阶级的“被损害者”只要善良都会幸福,这是贩卖“超阶级的人性论”“抹杀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抹杀了灾难痛苦的社会根源”,文章批判《聪明的农家女》写农民和国王结亲是“赤裸裸的宣扬阶级合作”,《铁罕斯》讲王子勤劳勇敢是美化统治者,《万能博士》写骗子是丑化劳动人民,还批判格林童话宣扬封建孝道思想和宗教迷信,认为格林童话的“基本精神是反动的”,不应该推荐给少年儿童,文章对“反动的”格林童话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依然受到重视并广泛流传提出了严厉质问。

60 年代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潮的蔓延,让格林童话再次遭遇的不公正批判无法像上次那样被很快纠正,这种对格林童话全盘否定的态度自然阻碍了格林童话的流传,格林童话的翻译出版自此偃旗息鼓。1966 年开始直至 70 年代后期的十年文革,整个文化出版界遭受重创,万马齐喑,在一众经典文学著作都被斥成“大毒草”的情况下,童话也几近绝迹,格林童话在国内的出版传播“进入了漫长的空白期”。

三、1980 年代至新世纪:格林童话的译介复兴与传播热潮

文革结束后,文化界百废俱兴,格林童话的译介传播欣然复生。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格林童话在中国大陆的翻译、改编、出版和再版进入了一个异常鼎盛和繁荣的时期,译本数量、规模以及传播效力都远超过了前期。从诸多出版社出版格林童话时的定位可以看出,长期以来被作为“少

^①参见何其芳《正确对待遗产,创造新时代的文学》,中国作家协会会议发言,1960。

张素玫:格林童话的百年中译与传播

年儿童读物”推广流传的格林童话,已逐渐被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名著”推介出版,体现出中国出版界对格林童话认知的变化、新的定位和更丰富的解读。

80年代前后,重新恢复的格林童话出版基本以再版旧译本为主,其中魏以新的全译本最受出版社青睐,以之为底本,出版社编选出版了各种类型的格林童话版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

1978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59年出版的魏以新全译本中选取了25篇故事并配上插图出版了选本《格林童话选》,因为所选取的都是流传最广、为大家熟悉的故事,如《青蛙王子》《森林里的三个小仙人》《灰姑娘》《白雪公主》等,而且内有多幅英国著名插画家瓦尔特·克兰的原版插图,又是简单便携的单行本,所以很受欢迎,在1980年再版印刷后,广泛流传于整个80年代。1987年10月,人文社又出版了金近选编的《格林童话百篇》,从魏以新全集译本中挑选了101篇格林童话,过滤了一些带有宗教内容和恐怖情节的故事,列入“世界儿童文学丛书”出版,这个选本也有较广的流传度。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59年出版了魏以新全译本《格林童话全集》的插图本后,又于1988、1989、1993、1997年分别多次再版全译本,放在“名著名译插图本”系列中将其推出,著名德语翻译家绿原给1993年的版本做序,从文学审美角度对格林童话进行解读,表现出对之前政治维度解读的彻底转向。这个版本直到2008年仍在再版。

同样采用魏以新译本的还有日新书店1978年10月出版的《格林童话全集》,全十册^①。1985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从1956年出版的《格林童话》3卷本(魏以新、张威廉译)中选出33篇童话,再次出版了选本《格林童话》,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作序,并有“关于格林兄弟的童话”的介绍。

一些新译本自80年代后期相继出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叶文、裴胜利等译的一套10册的《格林童话全集》,1991年5月改成上中下3册一套出版,书中带有大量插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出版施种等译的《格林童话精选》,列入“儿童外国文学精选本”。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杨武能、杨悦译《格林童话全集》,德语版直译,共216篇,列入“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世界文学名著百部”等。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卫茂平译《格林童话》,译自德语版,收80多篇,列入“世界经典名著文库”,2000年再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年出版徐珞、余晓丽、刘冬瑜译《格林童话全集(新译本)》,译自德语版,2007年再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出版路旦俊等翻译的《格林童话故事全集(美绘版)》(上中下册)。21世纪出版社2009年出版曹乃云译的《格林童话全集纪念版(插图本)》(全3册),改版根据1907年《格林童话》德语纪念版全集翻译而成。这些译本丰富了格林童话在中国的版本资源,共同促进了格林童话的广泛流传。

杨武能译本在上述诸多新译本中一枝独秀,备受欢迎。90年代初,应南京译林出版社的约请,著名德语文学研究者、德语翻译家杨武能从德语重译了《格林童话全集》,据德国著名的莱克拉姆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三卷本译出。该译本比之前魏以新的全译本多收了5篇,共216篇。杨武能译本是中国建国后第一部全新版的格林童话全集中译本,也是除魏以新译本外被再版次数最多的格林童话经典译本。自1993年出版后,这个译本单在译林出版社就重印再版了20次左右,同时

^①分别是《雪白和玫瑰红》《画眉嘴国王》《金孩子》《金鸟》《年轻的巨人》《小仙人》《魔鬼的脏兄弟》《聪明的小裁缝》《蓝色的灯》《十二个猎人》。

其他出版社也出过杨武能译本的精选本,或者被收入各种儿童读物丛书系列。杨武能在其译本中作了代译序《永远的温馨》,以儿童为接受对象,充满诗意地描绘了格林童话带给孩童的温馨世界,附录部分杨武能又写了一篇后记《格林童话谈片》,通俗易懂地从学术角度介绍了格林童话的诞生过程、艺术特点、之前的翻译情况,并与安徒生童话作了比较。作为一个翻译研究歌德全部著作、毕生致力于德语文学译著的学者,杨武能并不认为翻译格林童话是小儿科的东西,对自己的格林童话译本深以为豪,“因为我通过它与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发生了联系,给一代一代的中国孩子带去了温馨,带去了欢乐,带去了美好奇丽的童梦……”^[11]此语足见格林童话的魅力与价值。

与魏以新译本忠实于德语文化语境、大量保留了原作中的德国民俗和宗教信仰等内容、体现出格林童话的民间文学及民俗性特质的“直译”相比,杨武能译本更多考虑了中国语境接受和儿童作为童话接受主体的特点,一是将那些民俗性内容以中国化的方式溶解于故事叙述中,另一方面在语言、文风上更贴近儿童读者的需求,如浅显易懂的语言、简短明快的人物对话、富有童趣的口语化的歌谣等,以“意译”的方式保持和再现格林童话质朴自然的情致风格。如果说魏以新译本更具民间文学特色,那么杨武能译本则更适合做儿童读本。在众多中译本中,魏以新译本和杨武能译本成为印数最多流传最广的译本,树立了它们作为格林童话经典译本的地位,也为其他五花八门的精选本、改写本、缩写本、注音本、英汉对照本、图画本、连环画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权威脚本。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更新的翻译语境和出版环境,格林童话这样的经典著作得到了越来越大的阅读市场。除去全译本,其他各种精选本、改写改编本更是名目繁多。据统计,仅2000年到2006年,“格林童话至少有125个版本,124个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编集的选本。”^[12]以上这些数据还不包括单行本的格林童话。而格林兄弟传记译作的相继推出,以及近年来关于格林童话的学术研究的逐渐展开,为格林童话提供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理解阐释,有力推动着格林童话的接受传播。

格林童话在新世纪10年的流传中,出现了一场不小的出版风波。自2000年前后伊始,一些所谓揭示格林童话真相的出版物开始流传于世,如《成人格林童话》(2000)、《真实的格林童话》(2003)、《令人颤栗的格林童话》(2010)等^①。与此同时,网上以“血淋淋的原版格林童话”等为名的网页也铺天盖地而来。此类打着“原版格林童话”旗号纷纷登场亮相的书籍,不啻为商业社会下唯利是图的典型案例,是出版商赤裸裸追逐利益的商业行为。别有用心的出版商以“原版”“真相”为噱头炮制“卖点”,来吸引部分读者的猎奇心理,为此不惜亵渎经典。以《真实的格林童话》为例,该书封面赫然写着“一部绝不能给孩子看的书”“格林童话原版再现”,扉页上是耸人听闻的广告语“白雪公主欺骗了我们多久”“充满凶杀、色情、乱伦、恐怖的成人童话”,扉页的编辑导读则写着“那些美丽的‘欺骗’了我们两个多世纪的童话的背后竟然是凶杀、怀孕、近亲性爱等刺激与恐怖的描写。”^②可以看到,该书所谓的“真实”,不过是卖弄血腥、残暴、性、乱伦等内容,低俗的商业目的不言而喻。这些不良出版物不仅是对格林童话的扭曲诬蔑,更是对经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粗暴玷污,它对格林童话的传播造成了恶劣影响,损伤了中国读者对格林童话多年来的美好记忆。好在这一现

①主要流传的版本有:《格林成人童话全集》(齐霞飞,台北:志文,1999年版)、《令人颤栗的格林童话》(桐生操,台北:旗品文化,1999年版)、《揭开格林童话原始全貌》(王在琦,台北:大步文化,2000年版)、《成人格林童话》(谭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初版格林童话》(刘子倩、许嘉祥,台北:旗品文化,2000年版)、《透视恐怖的格林童话》(金成阳、刘子倩,台北:旗品文化,2000年版)、《颠覆传统的格林童话》(柯明晓,台北:华文网,2001年版)、《真实的格林童话》(欧阳凤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桐生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

②参见欧阳凤辰编译《真实的格林童话》,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张素玫:格林童话的百年中译与传播

象并没有持续多久,驳斥之声很快四起。国内格林童话的研究者们从严谨的学术角度为格林童话辩诬,以帮助大众读者涤清加诸格林童话的不实之词^①。杨武能作为格林童话经典中译本的译者,更是多次撰文痛斥对格林童话的低俗化传播现象^②。由于广大民众的愤慨,国内的“成人版格林童话”们很快被新闻出版总署勒令下架^③,这场可谓闹剧的“原版格林童话”风波在10年后被及时制止,并销声匿迹,没有在更多的时空中对格林童话的传播造成危害。经此风波,这种不良出版现象也再没有出现过。

2012年12月20日,是格林童话首版200周年纪念日,格林童话诞生地德国举办了一系列重大纪念活动,国内许多重要媒体如《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华每日电讯》等,以及一些网站,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并刊登关于“格林童话二百年”的纪念文章。此番纪念活动又助推了国内新一轮的格林童话出版传播热潮。

从晚清至今,格林童话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对同时期的中国社会都产生了重要文化影响。它的早期译介为中国文学带来了“童话”这一称谓,启蒙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在革命年代它又担当起中国儿童教育的功能,动乱时期它作为“敌对阶级”的文化代表、成为阶级批判的重要对象,在新时期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全面复兴中,格林童话再次作为世界文学经典,被更为广泛地译介传播,各种版本一版再版,无可计数。格林童话自晚清开启的译介流传,让它进入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成长记忆中,自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畅销出版,又让它继续着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格林童话在中国的百年流传,让这部诞生在德国的童话集,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也成为了中国百年文化变迁的有力见证。

112

参考文献:

- [1] 赵国春.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从晚清到五四[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2010(6).
- [2] 赵景深. 童话评论[M]. 上海: 新文化书社, 1934: 184.
- [3] 胡从经. 晚清儿童文学钩沉[M].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4: 150.
- [4] 赵景深. “译者序”. 格列姆童话集[M]. 赵景深, 译. 上海: 崇文书局, 1928.
- [5] 茅盾. 关于“儿童文学”[J]. 文学, 1935(4(2)).
- [6] 秦弓. 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4(5).
- [7] 付晶晶. 《格林童话》汉译流传与变异[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8(2).
- [8] 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5: 57-58.
- [9] 卫茂平. 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104.
- [10] 王泉根. 儿童观的转变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J]. 娄底师专学报, 2003(1).
- [11] 杨武能. 三叶集德语文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M].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5: 325.
- [12] 朱环新. 1949—2006年中国大陆引进版少儿文学类图书出版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 2007: 15.

责任编辑 周莹洁 英文审校 孟俊一

①如杨武能《捍卫人类遗产为格林童话正名——斥所谓“原版格林童话”》(《德国研究》2006年第4期)、陆霞《走进原版格林童话》(《当代文坛》2011年第1期)、伍红玉《经典的误读与再读: 对世界文化遗产“格林童话”的历史文化解析》(《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等文章。

②参见杨武能《“原版格林童话”是骗局》,《中华读书报》头版头条,2006年8月18日;杨武能《格林童话辩诬——析〈成人格林童话〉》,《东方文苑》2000年12月30日。

③参见吴越《剽窃版权行销10年,〈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被令下架》,《文汇报》2010年12月20日。